

产功能区,先后被评为省级粮食生产“机器换人”示范镇、省级农业绿色发展示范区、市级特色农业强镇。以“田园美镇”为品牌定位,通过打造系列文化IP,形成了多层次、多主题的文化活动体系。依托樱花季、踏青季、植树节、丰收节等自然景观,举办“橘柚盲盒认领”“舞动田园”排舞大赛、“气排球赛”、“田园歌手”比赛等活动,将生态资源转化为文化吸引力。

自2023年起,王宅镇成功举办了两届田园歌手大赛,吸引了众多热爱歌唱的村民积极参与。大赛以“乡村共富,幸福家园”为主题,为热爱歌唱的村民们提供了一个展现自我的舞台。参赛选手们用歌声唱出家乡的秀丽风光、农家生活和美好未来的憧憬,展现了乡村文化的独特魅力。在农闲时间通过大赛,王宅镇发掘了一批优秀的群众文艺人才,创作出了一批具有乡土气息和时代感的优秀音乐作品。

为进一步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王宅镇还举办了乡歌大赛。大赛要求参赛作品词、曲均为原创,以乡镇为单位进行申报,旨在展示新农村、新农民、新面貌,以及农民朋友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通过大赛,王宅镇创作了一批形式多样、乡土气息浓郁,集艺术性、时代感和观赏性于一体的优秀乡歌作品,为乡村文化增添了新的活力。例如,2024年第一届乡歌大赛群众积极参与,因活动时长限制,在名人数量有限的情况下,仍有上百村民报名参加,直播同时在线人数高达万人,收看总人次达68万人次,现场观众单场超过4000余人。

“田园歌手”和“乡歌大赛”通过政府引导、社会公益赞助结合的形式,在廉洁办活动、共富办活动的要求下,提高舞台标准,降低设备支出,大舞台、小资金,全场活动费用不超过2万元。

5 以田园歌手为契机丰富农民业余文化生活的策略

为充分发挥田园歌手在丰富农民业余文化生活中的积极作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大力培养本土田园歌手。通过举办音乐培训班、创作比赛等活动,发掘和培养农村音乐人才,鼓励他们创作反映农村生活的音乐作品。同时,为本土歌手提供展示平台,增强他们的创作信心和表演能力。

其次,积极组织乡村音乐活动。以王宅镇为例,通过每年举办“田园歌手”大赛活动,为农民提供参与和欣赏音乐的机会,由专业评委打分,评选出“最美田园十佳歌手”并颁发荣誉证书,有效激发了农民参与的积极性。此外,可以将乡村音乐与当地传统节日、民俗活动相结合,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品牌。

最后,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传播乡村音乐。鼓励乡村田园歌手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音乐APP等新媒体上发布作品,扩大乡村音乐的传播范围。通过直播等形式,让更多农民能够便捷地欣赏到优质的音乐表演。同时,可以利用新媒体平台组织线上音乐活动,打破地域限制,让更多农民参与到文化生活中来。

6 以“田园歌手”探索乡村文化运营新模式

基层政府应积极引导、统筹现有的文化资源,通过活动规范化、活动多样化、品牌合作化等模式,全面提升乡村文艺活动的影响力。

由乡镇吸取并统一群众意见,根据群众需求开展活动,邀请专业策划团队打造活动方案,为未来更好地开展乡村文艺活动积累宝贵经验,夯实基础。例如,王宅镇第一届、第二届田园歌手大赛通过评分模式的改进,更受群众欢迎,报名人数从第一届的60人增加到第二届的百余人。以“田园歌手”“乡歌”大赛、“村晚”等活动为基础,探索群众喜闻乐见、有感有悟的活动形式,并通过活动增加乡村文明建设、邻里关系建设等内容,提升人们的幸福感。以各种活动为载体,积极邀请优秀企业参与,通过活动增加企业的社会参与度,给群众提供福利,给企业增加知名度,实现村企协作,政府监督引导,更好地补充和谐社会的内容。

7 结语

武义县王宅镇“田园歌手”品牌的崛起,生动诠释了乡村群众文化品牌活动在激活文化内生动力、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驱动产业融合发展中的强大引擎作用。它成功探索出一条以品牌化为抓手,以群众为主角,以融合创新为手段,以赋能乡村为目标的特色路径。这条路径的核心启示在于:乡村文化振兴,必须根植乡土、依靠群众、勇于创新、善用品牌、联动产业。唯有如此,才能让沉睡的乡村文化资源真正“活起来”、“火起来”,成为滋养人心、凝聚力量、驱动发展的不竭源泉,最终在广袤的田野上谱写出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的华彩乐章。展望未来,武义县王宅镇将围绕“田园特色”继续深化群众文艺工作创新实践,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更多有益经验和借鉴,为群众文艺工作做出更加有效有益的实践。

参考文献

- [1]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农村群众艺术普及与培训服务的创新实践[J]. 雷杰.大众文艺,2022(22)
- [2] 群众艺术创作在数字媒体时代的探索与发展[J]. 邹斌.参花,2024(35)
- [3] 群众艺术文化对乡村振兴的意义思考[J]. 郭勇.中原文化与旅游,2024(15)

A comparison of Kafka's Castle and Osamu Dazai's Setting Sun on the identity dilemma

Taoran Du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80, China

Abstract

In modern times, the two world Wars shattered the century-old cultural tradition of human existen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ed into a tool of war, and equality, freedom and fraternity, which were once admired by people, disappeared. Mankind gradually alienated and became lonely. Osamu Dazai and Kafka, two writers living in different countries, faced with the same collapsing social order, issued a similar soul cry, showing the disease of The Times and the plight of modern people vividl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lassical literary works of the two writers by the method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which is helpful for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diseases of The Times, and can present the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values of different nations from the differences.

Keywords

Kafka; A castle; Osamu Dazai; Identity; Survival dilemma

比较《城堡》与《斜阳》的身份认同困境

杜陶然

黑龙江大学, 中国·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近代以来, 两次世界大战震碎了人类生存百年的文化传统, 科学技术发展成为战争工具, 人们曾经所推崇的平等、自由、博爱荡然无存, 人类逐渐异化, 走向孤独。太宰治和卡夫卡, 两位生活在不同国家的作家, 面对同样崩塌的社会秩序, 发出了相似的灵魂呐喊, 把时代病和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淋漓尽致地展现在眼前。本文以比较文学的方法探寻两位作家的经典文学作品, 有助于更加深刻地了解时代病症, 又能从差异中呈现出不同民族的思想文化价值。

关键词

卡夫卡; 《城堡》; 太宰治; 身份认同; 生存困境

1 引言

日本作家太宰治(本名津岛修治)的文学成就被视为昭和时代的文化丰碑。他写的《斜阳》是中篇小说, 描写了二战之后日本落没贵族如同斜阳一般行将消亡的生活。《斜阳》出版后, 在日本引发巨大反响, 诞生了“斜阳族”这一称谓。在小说中, 太宰治关注的是人持续探索自由、挣脱束缚的历程, 从而折射出作者对生命价值与身份认同的深刻追问。

《城堡》是犹太裔德语作家卡夫卡晚年创作的一部未完成的长篇遗作。作品中描述的是城堡雇佣的土地测量员——主人公 K, 在深夜时分到达城堡管治下的一个贫困村庄, 在这里 K 遇到了来自社会的底层的形形色色的人, 遭遇不公的对待。虽然城堡近在咫尺, 他却历尽艰辛仍无法

进入。小说的核心议题通过 K 的行为过程说明当人们在迷雾中探索, 他注定一无所获。

在太宰治和卡夫卡的小说中都有着相似的契合点, 即小说中无不透露出一种虚无, 一种荒诞的意识, 又有着深层的对人的关怀, 对外表现在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上, 突显在人物共同的身份认知困境中, 这种荒诞既来自两位作家自身对于世界敏感的体验, 又来自当时颠覆的现代社会。

2 身份认同与困境

2.1 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 (Identity) 是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 其基本含义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它主要探讨人从何处来, 向何处去的问题。^[1] 身份认同包含多个方面, 如自我身份认同, 集体身份认同等, 是个体对于自己所处群体、社会角色和个人特征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当一个人身份认同感强烈时, 他们更容易找到自己的定位和目标, 更有信心去追求个人理想和目标, 从而提高了生活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作者简介】杜陶然(2004-), 中国黑龙江哈尔滨人, 在读本科, 从事外国文学及比较文学研究。

身份认同在心理学上被认为是个体自我概念和自尊心的重要组成部分,身份认同的建构和发展是个体自我认知和价值观的重要表现。身份认同的缺失或不稳定可能会导致个体的心理紧张和不安,表现为自我否定、自我厌恶、自卑等心理问题。因此,身份认同的解析对认知与介入认同焦虑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2.2 认同困境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身份认同困境常常与自尊心受损有关。一个人对自己的认同感不稳定,可能导致自尊心的波动。他们可能会在不同的情境中表现出不同的身份,试图适应周围环境的期望,但却因此感到内心的不安,这种内心的不安可能导致焦虑、自卑和抑郁等心理问题的出现。

边缘型人格障碍者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对自己的自我形象,目的及内心的偏好认知模糊不清、外在表现为持续的空虚感,具有不安全的依恋模式,将会出现一系列的情感危机,甚至伴有一连串的自杀威胁或自伤行为。^[2]

从文学的角度看,虚构人物的身份认同困境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现代化和科技虽然给人类带来了机遇,但也带来了无限膨胀的欲望,带领人走向了虚无和迷茫。身份认同困境展现了现代社会人类的生存状态、精神危机。

3 k 与直治的自我认同概述

在《城堡》中,k是一个没有认清自身的外来者。《城堡》开篇第一句便是“k 抵达的时候,天已经很晚了。…也没有一丝灯光显示巨大城堡的存在。”^[3]小说没有告诉读者k的任何身份经历,甚至连主人公的名字都只是一个符号,让读者对k一无所知,模糊了k的人物形象。小说中k“仰视着虚无缥缈的空间”同时暗示着城堡就是一个虚无的存在。接下来k想在酒店住宿,却被通知因没有获得伯爵的许可不能在城堡管辖的村庄过夜,这时k说“我这是走错路闯进那个村子了?这儿有一座城堡吗?”说明k并不知道自己到达何处,也并没有专门要到城堡,也并不知道城堡是何处,此时的k没有携带任何土地测量工具,村子里也不需要土地测量员,他的助手对土地测量知识一无所知,种种迹象表明k只是一位路过城堡想要借住的旅人,后文中提到的土地测量员的身份本是他为了在村庄借住而编出来的借口,没想到却意外地成真了。

他自己也接受了土地测量员的身份,并且以此身份在村庄之中生存,在不断对“伯爵请来的土地测量员”身份的不断强调与肯定下,他被自身和外界一同建构成了土地测量员,并且坚持要前往城堡。

在《斜阳》中直治在自己的遗书中写道“姐姐!不行了!我只有先走一步。我完全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什么非活着不可呢?完全不懂。老天只要让想活着的人活着就好了,不是吗?”“不管任何一个时代,像我这样生活能力极低,又满是残缺,也没有什么思想的人,或许最后只能落得自然消亡

的命运。”^[4]直治认为自己无法在时代中生存,社会上已经没有他的容身之所,自己满是残缺,并且十分懦弱,他否认自己的阶级却又无法改变自己的出身,于是终日沉浸在痛苦之中无法自拔。

k和直治的区别在于k拼命地想要融入一个新的群体,而直治不惜改变自己也想要从一种群体中脱身,他们的做法是相反的,但本质是相似的,都是获得一种存在的安全感。

4 社会中的“多余人”形象

在《城堡》中,村民对待k都十分冷漠,甚至可以用厌恶形容,k来到村庄的第一个晚上,酒店不仅没有提供给他房间,还让他睡在一个草垫上。在k展示城堡的来信时,酒店才提供一个女仆房间,虽然居住环境非常差,老板娘还显示自己对K的关照(“如果我把您从这栋房子里撵出去,您在这个村子里还能不能找到住处,哪怕是个狗窝也好”)^[5]。k在村中尚且连一个生存之所都无法得到,更何况是去城堡。

《斜阳》是以主人公和子(直治的姐姐)的视角为主要叙事线索展开,作为直治最亲密的人之一,和子对直治的第一次正面评价却是“不久之后,直治就从南方回来了,从此我们开始坠入真正的炼狱。”^[6]对于直治的亲人和子来说,他对于家庭是毁灭般的存在,如同恶魔一般,把生活拉入地狱。

正如加缪所说“这个世界是不合理的,这是人们可以明确说出的表述。但是,荒诞是这一不理性与人的心灵深处所呼唤的对理性的强烈要求的对立。”^[7]越是荒诞的,就越是清醒的,越是绝望的,就越是充满希望的。

5 身份认同失败原因

5.1 作者身份认同危机的映射

两篇故事的主要人物都与作者本人有极大的相似之处,k是卡夫卡的切面。卡夫卡生活的时代中,犹太群体被置于捷克与德国主流社会的边缘地带,仅被允许在过度拥挤的犹太聚居区生活。

“卡夫卡的一生既简单又复杂。身为犹太人,在基督徒中他不属于自己人;由于不入帮会,在犹太人当中还不是自己人;作为波西米亚人,他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劳工工商保险公司的职员的工作又表明他不完全属于资产阶级;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自然劳动者,但他又什么都是,他无所归属。”^[8]卡夫卡自身的文化身份的多重性,复杂性,是造成他笔下人物对于自己身份认同模糊的一个重要原因。

太宰治的创作风格受到日本私小说的影响很大,他笔下的很多人物都有他自己的身影,《斜阳》中的直治形象也是太宰治的切面。社会失序让太宰治被空虚障碍完全支配,贵族阶层的式微进一步将其推向生存困境。作品中的主人公直治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是一位有空有理想抱负的知识分子,但因为社会不给予他客观的条件。他患有严重的毒瘾、